

滬

上

往

事

外

一

章

陳維旺

# 胡蘭成筆下的「民國女子」

讀萬墨林先生在中外雜誌所撰滬上往事中，寫胡蘭成，工於心計，機智深沉，善於翻手為雲覆手雨，當年汪偽組織漢奸羣中，互相鬥法，祕辛內幕，人物故事，精采之至。本人現存有胡蘭成所著今生今世，內中「民國女子」一篇寫到他的妻子張愛玲，特為寄上，敬請貴刊惠予披露，妙文公諸同好共賞。

讀者陳維旺敬上

以下是胡蘭成所撰「民國女子」張愛玲部份原文：

(一)

前時我在南京無事，書報雜誌亦不大看，却有個馮和儀寄了天地月刊來，我覺和儀的名字好，就在院子裏草地上搬過一把藤椅，躺着曬太陽看書。先看發刊辭，原來馮和儀又叫蘇青，女娘筆下這樣大方利落，倒是難為她。翻到一篇「封鎖」，筆者張愛玲，我纔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的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見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讚好，我仍於心不足。

我去信問蘇青，這張愛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覺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張愛玲的一篇文章，這就是真的了。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見了好人或好事，會將信將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證明其果然是這樣的

，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哩傻氣的高興，却不問問與我何干。

這樣糊塗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監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糊塗。但我偏偏又有理性，見於我對文章的敬及在獄中的靜。

及我獲釋後去上海，一下火車即去尋蘇青。蘇青很高興；從她的辦公室陪我上街喫蛋炒飯，隨後到她的寓所。我問起張愛玲，她說張愛玲不見人的。問他要張愛玲的地址，她亦遲疑了一回纔寫給我，是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

翌日去看張愛玲，果然不見，只從門洞裏遞進去一張字條，因我不帶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飯後張愛玲却來了電話，說來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麗園，離她那裏不遠，她果然隨即來了。

我一見張愛玲的人，只覺與我所想的全不對。她進來客廳裏，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裏，又幼稚可憐相，待說她是個女學生，又連女學生的成熟亦沒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貧寒，心裏想戰

時文化人原來苦，但她又不能使我當她是個作家

張愛玲的頂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種震動，是我的客廳今天變得合適了。她原極講究衣裳，但她是個新來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種身份有各種價值錢的衣料，而對於她則世上的東西都還未有品級。她又像十七八歲正在成長中，身體與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學回家，路上一人獨行，肚裏在想甚麼心事，遇見小同學叫她，她亦不理，她臉上的那種正經樣子。

她的亦不是生命力強，亦不是魅力，但我覺得面前都是她的人。我連不以為她是美的，竟是並不喜歡她，還只怕傷害她。美是個觀念，必定如何如何；連對於美的喜歡亦有定型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張愛玲却把我的這些全打翻了。我常時以為很懂得了甚麼叫驚艷，遇到真事，却艷亦不是那驚艷，驚亦不是那驚法。

我竟是要和愛玲鬥，向她批評今時流行作品，又說她的文章好在那裏，還講我在南京的事情，因為在她面前，我總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

我而且問她每月寫稿的收入，聽她很老實的回答。初次見面，人家又是小姐，問到這些是失禮的，但是對着好人，珍惜之意亦只能是關係她的身體與生活。

張愛玲亦會孜孜的只管聽我說，在客廳裏一坐五小時，她也一般的糊塗可笑。我的驚艷是還在懂得她之前，所以她喜歡，因為我這真是無條件。而她的喜歡，亦是還在曉得她自己的感情之前。這樣奇怪，不曉得不懂得亦可以是知音。

後來我送她到衙堂口，兩人並肩走，我說：「你的身裁這樣高，這麼可以？」只這一聲就把兩人說得這樣近，張愛玲很詫異，幾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二)

第二天我去看張愛玲。她房裏竟是華貴到使我不安，那陳設與傢俱原簡單，亦不見得很值錢，但竟是無價的，一種現代的新鮮明亮幾乎是帶刺激性。陽台外是上海在天際雲影日色裏，底下電車嘈嘈的來去。張愛玲今天穿寶藍綢襖袴，戴了嫩黃邊框的眼鏡，越顯得臉兒像月亮。三國時東京最繁華，劉備到孫夫人房裏竟然胆怯，張愛玲房裏亦像這樣的有兵氣。

我在她房裏亦一坐坐得很久，只管講理論，一時又講我的生平，而張愛玲亦只管會聽。男歡女悅，一種似舞，一種似鬥，而中國舊式朱欄上彫刻的男女偶舞，那蠻橫潑辣，亦有如薛仁貴與代戰公主在兩軍陣前相遇，舞亦似鬥。民歌裏又有男女相難，說書又愛聽蘇小妹三難新郎，王安石與蘇東坡是政敵，民間却把來說成王安石相公就黃州菊花及峽中茶水這兩件博識上折服了蘇學士，兩人的交情倒是非常活潑，比政敵好得多了。我向來與人不比，也不鬥，如今却見了張愛玲要比鬥起來。

但我使盡武器，還不及她的只是素手。張愛玲的祖父張佩倫與李鴻章的小姐配婚姻，是有名的佳話，因我說起，她就把她祖母的那首詩抄給我看，却說她祖母並不怎樣會作詩，這一首亦是她祖父改作的。她這樣破壞佳話，所以寫得好小說。

張愛玲因說，她聽聞我在南京下獄，竟也動了憐才之念，和蘇青去過一次周佛海家，想有甚麼法子可以救我。我聽了只覺得她幼稚可笑，一種詭異却還比感激更好。我連沒有去比擬張佩倫當年，因為現前一刻值千金，草草的連感動與比擬都沒有工夫。

回家我寫了第一封信給張愛玲，竟寫成了像五四時代的新詩，一般幼稚可笑，張愛玲也詫異，我還自己以為好。都是張愛玲之故，使我後來想起就要覺得難為情。但我信裏說她謙遜，却道着了，她回信說我「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從此我每隔一天必去看她。纔去看了她三四回，張愛玲忽然很煩惱，而且悽涼。女子一愛了人，是會有這種委屈的。她送來一張字條，叫我不要再去看她，但我不覺得世上會有甚麼事沖犯，當日仍又去看她，而她見了我亦仍又歡喜。以後索性變得天天都去看她了。

因我說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張照相，翌日她便取出給我，背後還寫有字。

「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她這送照相，好像吳季扎贈劍，依我自己的例來推測，那徐君亦不過是愛悅，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張愛玲是知道我喜愛，你既喜愛，我就給了你，我把照相給你，我亦是歡喜的。而我亦只端然的接受，沒有神昏顛倒。各種感情與思想可以只是一個好，這好字的境界是還在感情與思念之先，但有意義，而不是甚麼的意義，且連喜怒哀樂都沒有名字。

(三)

我到南京，張愛玲來信，我接在手裏像接了一塊石頭，是這樣的有份量，但並非責任感。我且亦不怎麼相思，只是變得愛嘯歌。每次回上海，不到家裏，却先去看愛玲，踏進房門就說「我回來了」。

要到黃昏盡，我纔從愛玲處出來，到美麗園家裏，臨睡前還要青芸陪我說話一回，青芸覺得我這個叔叔總是好的，張小姐亦不比等閑女子。一晚我從愛玲處出來運到劍東家，劍東夫婦和周佛海太太在打牌，我在牌桌邊看了一回，只覺坐立不安，心裏滿滿的，想要嘯歌，想要說話，連那電燈兒都要笑我的。

我常時一個月裏總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農出夜歸只看張愛玲，兩人伴在房裏，男的廢了耕，女的廢了織，連同道出去遊玩都不想，亦且沒有工夫。舊戲裏申桂生可以無年無月的伴在志貞尼姑房裏，連沒有想到蜜月旅行，看來竟是真的。

我們倆人在一起時，只是說話說不完。在愛玲面前，我想說些甚麼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費力，仍道不着正字眼，絲竹之音亦變為金石之聲，自己着實懊惱煩亂，每每說了又改，改了又悔。但愛玲喜歡這種刺激，像聽山西梆子的把腦髓都要砸出來，而且聽我說話，隨處都有我的花，不管是說的甚麼，愛玲亦覺得好像「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

愛玲種種使我我不習慣。她從來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慈悲佈施她全無，她的世界裏是沒有一個誇張的，亦沒有一個委屈的。她非常自私，臨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個人人在佳節良辰上了大場面，自己的存在份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點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順從，順從在她是一點甘情的喜悅。且她對世人有不勝其多

的抱歉，時時覺得做錯了似的，後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對着大地春陽，燕子的歡語商量不定。我的囿於定型的東西，張愛玲給我的新鮮驚喜却尚在判定是非之先。舊小說裏常有人到了仙境，所見珍禽異卉，多不識其名，愛玲的說話行事與我如冰炭，每每當下我不以為然，連她給我看她的繪畫，亦與我所預期的完全不對。但是不必等到後來識得了纔歡喜佩服，便是起初不識，連歡喜佩服亦尚未形成，心裏倒是帶有多少叛逆的那種詫異，亦就非常好，而我就只憑這樣辛辣而又糊塗的好感覺，對於不識的東西亦一概承認，她問我喜歡她的繪畫麼，只得答說是的，愛玲聽了很高興，還告訴他的姑姑。

我是受過思想訓練的人，對凡百東西皆要在理論上通過了纔能承認。我給愛玲看我的論文，她却說這樣體系嚴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來解散了，驅使萬物如軍隊，原來不如讓萬物解甲歸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詞術語禁制住，有錢有勢我不怕，但對公定的學術界權威我胆怯。一次我竟敢說出紅樓夢西遊記勝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愛玲却平然答道，當然是紅樓夢西遊記好。

牽牛織女鵲橋相會，囑囑私語尚未完，忽又天曉，連歡娛亦成了草草。子夜歌裏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語不息，黃蘗萬里路，道苦真無極」。

我與愛玲却是桐花萬里路，連朝語不息。如此只願男歡女愛，伴了幾天，兩人都喫力，隨又我去南京，讓她亦有工夫好寫文章。而每次小別，亦並無離愁，倒像是過了燈節，對平常日子轉覺另有一種新意。只說銀河是淚水，原來銀河輕淺却是形容喜悅。

(四)

基督說：「屬於凱撒的歸凱撒，屬於上帝的

歸上帝」，如今共產黨亦即如此把人們來分屬，張愛玲却教了我沒有禁忌。天下人不死於殉惡，而死殉善，怎樣善的東西若是帶上巫厭禁忌，它便不好了。

我因聽別人常說學生時代最幸福，也問問愛玲，愛玲却很不喜學校生活。我又以為童年必要懷戀，她亦不懷戀。在我認是應當的感情，在她都沒有這樣的應當。她並且理直氣壯的對我說，她不喜她的父母，她一人住在外面，她有一個弟弟偶來看她，她亦一概無情。這與我的做人大大反對。但中國文明原是人行於五倫五常，並不是人屬於五倫五常，而倫常之所以幾千年來不被革命掉，是因與二十四孝同時也可以有桃花女與樊梨花。

民間看戲，愛看與公公鬥法的桃花女。也喜歡樊梨花，樊梨花殺夫弑父，但大唐世界還是要她這樣美貌有本領的人。還有哪吒，哪吒是個小男童，翻江攪海闖了大禍，他父親怕連累，挾生身之恩要責罰他，哪吒一怒，剝肉還母，剔骨還父，後來是觀世音菩薩用荷葉與藕做成他的肢體。張愛玲便亦是這樣的蓮花身。

愛玲是她的人新，像穿的新衣服對於不潔特別觸目，有一點點霧散或穢褻她即刻就覺得。聊齋裏的香玉，那男人對着絳雪道：「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膩友也」，愛玲很不喜。又我與愛玲閑話所識的幾個文化人，愛玲一照眼就看出那人又不乾淨，又不聰明。我每聽她說，不禁將人比己，多少要心驚，但亦無從檢點起。

我稱讚愛玲的房間，她却說這還是她母親出國前佈置的，若她自己來布置，她愛刺激的顏色。趙匡胤形容旭日，「欲出不出光辣辣，千山萬山如火發」。愛玲說的刺激是像這樣辣辣的光輝顏色。她看金瓶梅，宋蕙蓮的衣裙她都留心到，我問她看到穢褻的地方是否覺得刺激，她却竟沒有。她愛看小報，許多惡濁裝腔的句子她一邊笑

罵，一邊還是看，亦有妙語，小報上的妙語往往亦是可憐語，一點不得愛玲的同情，但她轉述給我聽時，她亦是這樣開心好笑。無論她在看什麼，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與書中人同哀樂，清潔到好像不染紅塵。

連對於好的東西，愛玲亦不沾身。她寫的文章，許多新派女子讀了，刻意想要學她筆下的人物都及不得，但愛玲自己其實並不喜愛這樣的人物。愛玲可以與金瓶梅裏的潘金蓮李瓶兒也知心，但是絕不同情她們，與紅樓夢裏的林黛玉薛寶釵鳳姐晴雯襲人，乃至趙姨娘等亦知心，但是絕不想要拿她們中的誰來比自己。她對書中的或現時的男人亦如此。她是陌上遊春賞花，亦不落情緣的一個人。

我自己以為能平視王侯，但仍有太多的感激，愛玲則一次亦沒有這樣，即使對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的清清楚楚。常人之情，連我在內，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對東西亦如此，可是從來的悲劇都由好人作成。而許多好東西亦只是紛紛的毀滅，因為那樣的好原來有限，是帶疾的，其實不可原諒的還是不應當原諒。愛玲對好人好東西非常苛刻，而對小人與普通東西，亦不過是這點嚴格，她這真是平等。

愛玲好像小孩，所以她喜小孩，小狗小貓她都不近，連對小天使她亦沒有好感。一次她搬印書的白報紙回來，到了公署門口要付車夫小帳，她覺得非常可恥又害怕，寧可多些，把錢往那車夫手裏一塞，趕忙逃上樓來，連不敢看那車夫的臉。中國民間又說小孩的眼睛最淨，睡夢裏會微笑，是菩薩在教他，而時無端驚恐，則是他見了不祥不潔了。張愛玲一點亦不研究時事，但她和我說日本的流行歌非常悲哀，這話便是說日本將亡，當時我連不敢告訴他，他若知道，應當大驚痛哭。

(五)

張愛玲喜聞氣味，油漆與汽油的氣味她亦喜歡聞。她喝濃茶，喫油膩熟爛之物。她極少買東西，飯菜上頭却不慳刻，又每天必喫點心，她調養自己像隻紅嘴綠鸚哥。有餘錢她買衣料與胭脂花粉。她還是小女孩時就有一篇文字在報上登了出來，得到五元，大人們說這是第一次稿費，應當買本字典做紀念，她却馬上拿這錢去買了口紅。

她母親是清末南京黃軍門的小姐，西洋化的漂亮婦人，從小要訓練愛玲做個淑女，到底灰了心。她母親教她如何巧笑，愛玲却不笑則已，一笑即張開嘴大笑，又或單是喜孜孜的笑容，連她自己亦忘了是在笑，有點傻里傻氣。愛玲向我如此形容她自己，她對於這種無可奈何的事只覺得非常開心。又道：「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裏也會三天兩天撞着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瘀青，我就紅藥水搽了一大摺，姑姑每次見了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她說時又覺得非常開心。

愛玲給我看小時她母親從埃及帶給她的兩串玻璃大珠子，一串藍色，一串紫紅色，我當即覺得自己是男孩子，看不起這種女孩子的東西。她還給我看她小時的作文。她十四歲即寫有一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的手抄本，開頭是秦鍾與智能兒坐火車私奔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但是經濟困難，又氣又傷心，而後來是賈母帶了寶玉及衆姊妹來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冰淇淋。我初看時一驚，怎麼可以這樣煞風景，但是她寫得來真有理性的清潔。

張愛玲是使人初看她諸般不順眼，她決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惡去看她總看她不透，像佛經裏說的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她的人即是這樣的神光離合。偶有文化人來到她這裏勉強坐得一回，只覺她不可逼視，不可久留。好的東西原來不是叫人都安，却

是要叫人稍稍不安。

她但凡做甚麼，都好像在承當一件大事，看她走路時的神情就非同小可，她是連拈一枚針，或開一個罐頭，也一臉理直氣壯的正經。衆人慣做的事，雖心不在焉亦可以做得妥當的，在她都十分吃力，且又不肯有一點遷就。但她也居然接洽寫稿的事兩不喫虧，用錢亦預算排得好好。她處理事情有她的條理，亦且不受欺侮。一次路過癩三搶她的手提包，爭奪了好一回沒有被奪去，又一次癩三搶她手裏的小饅頭，一半落地，一半她仍拿了回來。

我在人情上銀錢上，總是人欠欠人，愛玲却是兩訖，凡事像刀截的分明，總不拖泥帶水。她與她姑姑分房同居，兩人鎔鍊必較。她却也自己知道，還好意思對我說，「我姑姑說我財迷」。說着笑起來，很開心。她與炎櫻難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喫點心，亦必先言明誰付帳。炎櫻是個印度女子，非常俏皮，她有本領說得那咖啡店主猶大人亦軟了心腸，少算她的錢，愛玲向我說起又很開心。

愛玲的一錢如命，使我想起小時正月初一用紅頭繩編起一串壓歲錢，都是康熙道光的光亮銅錢，亦有這種喜悅。我笑愛玲，「有的父親給子女學費，訴苦說我的錢個個有血的，又或說是血汗」。愛玲聽了很無奈，笑道：「我的錢血倒是沒有，是汗血的錢只使人心裏難受，也就不這般可喜了」。

愛玲每用錢，都有一種理直氣壯，是慷慨是節儉，皆不來雜絲毫誇張。一次說起周佛海家，她道：「那麼多值錢的東西都其氣不揚，沒有得意，我看過之後，只覺寧可不要富貴了。又愛玲住的公寓，隣房是個德國人，慳吝得叫人連不好笑的。愛玲道：「西洋人都是慳吝的，他們雖會投資建設大工程，又肯出錢辦慈善事業，到底亦不懂得有一種德性叫慷慨」。

(六)

愛玲從來不牽愁惹恨，要就是大笑一場。她告訴我，有過兩回，一回是她十歲前後，爲一個男人，但我記不得愛玲討厭他或是喜歡他而失意，就大哭起來。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學讀書時，一年放暑假，彷彿是因炎櫻沒有等她就回上海家去了，她平時原不想家，這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得不可開交。她文章裏慣會描畫惻惻輕怨，脈脈情思，靜靜淚痕，她本人却寧像晴天落白雨。

她道：「你說沒有離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傷了」。但她到底也不是個會纏綿悱惻的人。還有一次她來信說：「我想過，你將來就只是我這裏來去亦可以」。她是想到婚姻上頭，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就不再去多想了。

前此我問愛玲向來對結婚的想法，她說她沒有怎樣去想像這個。她且亦不想會與何人戀愛，連追求她的人好像亦沒有過，若有，大約她亦不喜。總之現在尚早，等到要結婚的時候就結婚，亦不挑三挑四。有志氣的男人對於結婚不結婚都可以慷慨，而她是女子，却亦能如此。

但她想不到會遇見我。我已有妻室，她並不在意。再或我有許多女友，乃至挾妓遊玩，她亦不會喫醋。她倒是願意世上的女子都歡喜我。而她與我是即使不常在一起，相隔亦只如我一人在房裏，而她則去廚下取茶。我們兩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還有一半到不去的。

我與愛玲亦只是男女相悅，子夜歌裏稱「歡」，實在比稱愛人好。兩人坐在房裏說話，她會只顧孜孜的看我，不勝之喜，說道：「你怎這樣聰明，上海話是敲敲頭頂，腳底板亦會響」。後來我亡命雁宕山時讀到古人有一句話：「君子如響」，不覺的笑了。她如此兀自歡喜得詫異起來，會只管問：「你的人是真的麼？你和我這樣在

「一起是真的麼？」還必定要我回答，倒弄得我很僵。一次聽愛玲說舊小說裏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我一驚，連聲讚道好句子，問她出在那一部舊小說，她亦奇怪，說「這是常見的呀」，其實却是她每每歡喜得欲仙欲死，糊塗到竟以為早有這樣的現成語。

可是天下人要像我這樣歡喜她，我亦沒有見過。誰曾與張愛玲晤面說話，我都當它是件大事，想聽聽他們說她的人如何生得美，但他們竟連慣會的評頭品足亦無。她的文章人人愛、好像看燈市，這亦不能不算是一種壓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覺得他們總不起勁。我與他們一樣面對着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驚動，要聞雞起舞。

雜誌上也有這樣的批評，說張愛玲的一支筆千姣百媚，可惜意識不準確。還有政府的一位教育部長向我說：「張小姐於西洋文學有這樣深的修養，年紀輕輕可真是難得。但她想做主席夫人，可真是不好說了！」我都對之又惱又好笑。關於意識的批評且不去談它，因為愛玲根本沒有去想革命神聖。但主席夫人的話，則她文章裏原寫的是她在馬路外灘看見警察打一個男孩，心想做了牢席夫人就可拔刀相助，但這一念到底亦不好體系化的發展下去云云，如此明白，怎會不懂？而且他們說她文彩欲流，說她難得，但是他們為甚麼不也像我的歡喜她到了心裏去。

七月間日本宇垣大將來上海，我說起張愛玲，他想要識面，我即答以不可招致，往見亦還要先問過她。熊劍東幾次要請張愛玲，且要我陪同往見，我都給她謝絕了。我惟介紹了池田，每次他與愛玲見面，我在一道，都如承大事。池田說：她當炎櫻是他的妹妹，當張小姐是他的姊姊，比他更是大人。張愛玲也說池田好，但是我看池田並沒有從她受到甚麼影響。

我與愛玲只是這樣，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厭高，海不厭深，高山大海幾乎不可以是兒女私情。

我們兩人都少會想到要結婚。但英姊竟與我離異，我們纔亦結婚了。是年我三十八歲，她二十三歲。我為顧到日後時局變動不致連累她，沒有舉行儀式，只寫婚書為定。文曰：

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上兩句是愛玲選的，後兩句我選，旁寫炎櫻為媒證。

我們雖結了婚，亦仍像是沒有結過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點因我之故而改變。兩人怎樣亦做不像夫妻的樣子，却依然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

(七)

世人多知惡的東西往往有大威力，如云惡煞會驚得人分開頂門骨，轟去魂魄，不知好的東西亦可以有大力，它使人直見性命，亦有這樣的驚。佛經裏描述如來現相，世界起六種十八相震動，竟像是熱核炸彈投下的震動。但惡煞的威是威說，驚是驚佈，使人渺小，好的東西則威如祥麟威鳳的威，驚是驚喜，使人飛揚。惟有好的東西亦發揮了大威力，纔能使惡煞的大威力亦化為吉。但西洋人惟發現了神，他們的人依然是婚祭的犧牲，不及中國人的可以直見性命，誰擋在面前，雖釋加亦可以一棒打殺，如漢高祖斬蛇開徑。

我小時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見了簷頭的月亮有思無念，人與物皆清潔到情意亦即是理性。

大起來受西洋精神對中國文明的衝擊，因我堅起心思，想要學好向上，聽信理論，且造作感情以求與之相合，反為弄得一身病。紅樓夢裏賈寶玉病重，和尚來說會醫，襲人等把他身上帶的通靈寶石解下來遞出去，那和尚接在手裏只見玉色暗淡昏濁，不覺長歎一聲道，青埂峯下，別來十五年矣，竟如此為貪嗔愛痴所困，你那本性光明何

在也！我讀到這一節，回味過來，真愛掩泣。

我在愛玲這裏，是重新看見了我自己與天地萬物，現代中國與西洋可以只是一個海晏河清。西遊記裏唐僧取經，得到雷音了，渡河上船時梢公把他一推，險些兒掉下水去，定性看時，上游頭淌下一個屍身來，他吃驚道，如何佛地亦有死人，行者答師父，那是你的業身，恭喜解脫了。我在愛玲這裏亦有看見自己的屍身的驚。我若沒有她，後來亦寫不成「山河歲月」。

我們兩人在房裏，好像「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我與她是同住同修，同緣同相，同見同知。愛玲極豔。她却又壯闊，尋常都有石破天驚。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得如同數學，它就不是這樣的，不着理論邏輯，她的橫絕四海，便像數學的理直，而她的豔亦像數學的無限。我却不准確的地方是誇張，準確的地方又貧薄不足，所以每要從她校正。前人說夫婦如調琴瑟，我是從愛玲纔得調弦正柱。

前時我在香港，買了貝多芬的唱片，一聽不高，但貝多芬四為樂聖，必是我不行，我就天天刻苦開來聽，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為止。及知愛玲是九歲起學鋼琴學到十五歲，我正得意，不料她却說不喜鋼琴，這一言就使我爽然若失。又我自中學讀書以來，不屑京戲紹興戲流行歌等，亦是經愛玲指點，我纔曉得它的「好」，而且我原來是歡喜它的。「大學」裏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我是現在纔有了自己。

愛玲把現代西洋文學讀得最多，兩人在房裏她每每講給我聽，好像「十八隻抽屜」，志貞尼姑搬出充食請情郎。她講給我聽蕭伯納、赫克斯萊，桑茂忍芒，及勞倫斯的作品。她每講完之後，總說「可是他們的好處到底有限制」，好像壓瀆了我傾聽了似的。她一點不覺得我的英文不好有何不足，反而是她多對我心抱歉。可是對西

洋的古典作品她沒有興趣，沙士比亞、歌德、霍俄她亦不愛。西洋凡隆重的東西，像他們的壁畫，交響曲，革命或世界大戰，都使人覺得吃力，其實並不好。愛玲寧是只喜現代西洋平民精神的一點。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我讀了感動的地方她全不感動，她反是在沒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有幾節描寫得好。她不會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連英娉與我離異的那天，我到愛玲處有淚，愛玲亦不同情。

我從來不見愛玲買書，她房裏亦不堆書。我拿了詩經、樂府詩、李義山詩來，她看過即刻歸還。我從池田處借來日本的板畫，浮世繪，及塞尚的畫冊，她看了喜歡，池田說那麼給她吧，她却不要。她在文章裏描寫的幾塊衣料，我問她，她只在店裏看了沒買得，我覺可惜，她却一點也不覺得有遺憾。愛玲是像陌上黍裏的秦羅敷，羽林郎裏的胡姬，不論對方怎樣的動人，她亦只是好意，而不用情。

她對我這樣百依百順，亦不因我的緣故改變她的主意。我時常發過一陣議論，隨又想想不對，與她說：「照你自己的樣子就好，請不要受我的影響」，她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還是不依，但我還是愛聽」。她這個人呀，真正的像是天道無親。

一個人誠了意未必即能聰明，却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要聰明了然後能意識，知尚在意之先。且不能以致知去格物，而是格物尚在致知是先。格物完全是一種天機。愛玲是其人如天，所以她的格物致知我終難及。愛玲的聰明真像水晶心肝玻璃人兒。我以為中國古書上頭我可以向她逞能，焉知亦是她強。兩人並坐看同一本書，那書裏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只和她打招呼，但我真高興我是與她在一起。讀詩經，我當她未必喜歡大雅，不想詩經亦是服她的，有一篇只唸了開頭兩句，「倬彼雲漢，昭回於

天」，愛玲一驚，說「啊！真正的是大早年歲」。又古詩十九首唸到，「燕趙有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她詫異道：「真是真潔，那是妓女呀！」又同看子夜歌，「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她歎息道，「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愛他！」我纔知我平常看東西以為懂了，其實竟未懂得。

愛玲不看理論的書，連不喜歷史。但我還是看了她的一篇寫衣裳的散文，纔與民國初年以來的許多大事觀面相見相知，而她這篇文章亦寫衣裳只是寫衣裳，全不用環境時代來說明。愛玲是凡她的知識即是與世人萬物的照胆照心。

(八)

張愛玲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覺她什麼都曉得，其實她却世事經歷得很少，但是這個時代的一切自會來與她有交涉，好像「花來衫裏，影落池中」。一日清晨，我與她步行同去美麗園，大西路上樹影車聲，商店行人，愛玲心裏喜悅，與我說：「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

愛玲的母親還在南洋，姑姑已先從歐洲回來，今在怡和洋行做事，一日她說起柏林戰時不知破壞得如何了，因就講論柏林的街道，我問愛玲，愛玲答：「我不想出洋留學，住處我是喜歡上海」。所以我政治上諧戲作爲，亦終不想要移動她。

我與愛玲同看日本的板畫，浮世繪，朝鮮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畫集，我都伺候看她的臉色，聽她說那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隻語的指點，我纔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還有愛玲文章裏描寫民間小調裏的鼓樓打更，都有一統江山的安定，我纔亦對這些東西另眼相看。可是隨即我跟愛玲去靜安寺街上買小菜，到清冷冷的洋式食品店裏看看牛肉雞蛋之類，只覺與我剛纔懂得的

中國文明全不調和，而在她則只覺得非常親切，她的新就是新得這樣刺激的。

我與她同看西洋畫冊子，拉斐爾與達文西的作品，她只一頁一頁的翻翻過，翻到密契安琪羅雕刻的人像「黎明」，她停了細看一回，她道：「這很大氣，是未完工的」。塞尚的畫却有好幾幅她給我講說，畫裏人物的那種小奸小壞使她笑起來。愛玲自己便是愛描寫民國世界小奸小壞的市民，她的「傾城之戀」裏的男女，漂亮機警，慣會風裏言，風裏語，做張做致，再帶幾分玩世不恭，益發幻美輕巧了，背後可是有着對人生的堅執，也竟如火如茶，惟像白日裏的火山，不見燄，只見是灰白的烟霧。他們想要奇特，結局只平淡的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對於人生的真實的如泣如訴。

現代大都市裏的小市民不知如何總是委屈的，他們的小奸小壞，小小的得意，何時都會遇着大的悲慘決裂。現代的東西何時都會使人忽然覺得它不對，不對到可怕的程度，連眼前那樣分明的一切，都成了不可干涉。愛玲與我說：「西洋人有一種阻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帶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難受」。又一次她告訴我：「午後公寓裏有兩個外國男孩搭電梯，到得那一層樓上，樓上惟見太陽荒荒，只聽得一個說再會。真是可怕！」

掃帚星的尾巴有毒，掃着地球，地球上就要動刀兵或是發生大瘟疫，但不致因此就毀滅，如今民國世界便像這樣，亦不過是被西洋的尾巴掃着罷了，所以愛玲還是從赫克斯來的影響走了出來。

中國文明就是能直見性命，所以無隔。我與愛玲兩人並坐看詩經，這裏也是「既見君子」，那裏也是「邂逅相見」，她很高興，說「怎麼這樣容易就見着了！」而庾信的賦裏更有：「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台，諸窗併

開，遙看已識，試喚便來」。愛玲與陽台外的全上海即是這樣的相望相識，叫一聲都會來到房裏似的。西洋人與現世無緣，他們的最高境界倒是見着了神，而中國人則「見神見鬼」是句不好聽的話。

中國人說天意，說天機，故又愛玲在人世是諸天遊戲，正經亦是她，調皮亦是她。我是從愛玲纔曉得了中國人有遠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漢樂府有個流蕩在他縣的人，逆旅主婦給他洗補衣裳，「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盼」。我與愛玲險到這裏，她就笑起來道：「是上海話眼睛描發描發」。再看底下時却是，「語卿且勿盼」，她詫異道：「啊！這樣困苦還能有滑稽，怎麼能盼！」兩人把它來讀完，「語卿且勿盼，水落石自見，石見何磊磊，遠行不如歸」，這末一句竟是對困苦亦能生氣撒嬌，這種滑稽是非常陽氣的糊塗。

愛玲自己，便亦調皮得叫人把她無奈。報上雜誌上凡有批評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還有人冒昧寫信來崇拜她，或希望她為前進思想服務的，她亦收存，雖然她也不聽，也不答，也不作參考。我是人家讚揚我不得當，只覺不舒服，責難我不得當，亦只咄得一聲，「無聊」，但他若是誠懇的，我雖不理他，亦多少珍重他的這份心意。愛玲却不然。她笑道：「我是但凡人說我好，說得不對我亦高興」。勸告她責難她得不對，則她也許生氣，但亦往往只是詫異。他們說好說壞沒有說着了，倒反給她如此分明的看見了他們本人。她每與姑姑與炎櫻，或與我說起，便笑罵，只覺又是無奈，又是開心好玩。是這樣的形相，即不論他們當中雖有心誠懇的，她亦一概，不同情。愛玲論人，總是把聰明放在第一，與「大學」的把格物致知放在誠其意之先，正好偶合。

又我與她正在用我們自己的言語要說明一件

事，她却會即刻想到的一句文藝腔，脫口而出，註曰：這是時人的，兩人都笑起來，她這人就有這樣壞。連她身為女子，亦會揶揄可笑的形容她自己。蘇州靈巖寺客堂掛有印光法師寫的字，是「極樂世界，無有女人，女人到此，化童男身」，蘇青去遊，見了很氣，愛玲却絲毫沒有反感。我是從愛玲才曉得了漢民族的壯闊無私，活潑喜樂，中華民國到底可以從時代的巫歷走了出來的。愛玲是吉人，毀滅輪不到她，終不會遭災落難。

夏天一個傍晚，兩人在陽台眺望紅塵靄靄的上海，西邊天上餘輝未盡，有一道雲隙處清森遙遠。我與她說時局要翻，來日大難。她聽了很震動，漢樂府有「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她道：「這口燥唇乾好像是你對他們說了又說，他們總還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道：「你這個人呀，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個香袋兒，密密的針線縫縫好，放在衣箱裏藏藏好」。不但是為相守，亦是為疼惜不已。隨即她進房裏給我倒茶，她拿茶出來走到房門邊，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側，喜氣洋洋的看着我的臉，眼睛裏都是笑。我說：「啊，你這一下姿勢真是豔！」她道：「你是人家有好處容易你感激，但難得你滿足」。她在我身傍等我喫完茶，又收盃進去，看她心裏還是喜之不盡，此則真是「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了」，雖然她剛才並沒有留心到這兩句。

(九)

一日午後好天氣，兩人同去附近馬路上走走，愛玲穿一件桃紅單旗袍，我說好看，她道：「桃紅的顏色聞得見香氣」。還有我愛看鞋穿那雙繡花鞋子，是她去靜安寺廟會買得的，鞋頭連鞋幫繡有雙鳳，穿在她腳上，線條非常柔和。她知我歡喜，我每從南京回來，在房裏她總穿這雙鞋。

有時晚飯後燈下兩人好玩，挨得很近，臉對臉看着。她的臉好像一朵開得滿滿的花，又好像一輪圓得滿滿的月亮。愛玲做不來微笑，要就是這樣無保留的開心，眼睛裏都是滿滿的笑意。我當然亦滿心裏歡喜，但因為她是這樣的美，我就變得只是正經起來。我撫她的臉，說道：「你的臉好大，像平原綉繡，山河浩蕩」。她笑起來道：「像平原是大而平坦，這樣的臉好不怕人」。她因說水滸裏有寫宋江見玄女，我水滸看過無數遍，惟有這種地方偏記不得，央她唸了，却是一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八個字，我一聽當下默住，竟離開了剛才說話的主題，却要到翌日，我才與她說：「你就是正大仙容」，但上句我未聽在心裏，央她又唸了一遍。

還有一次也是，我想要形容愛玲行走走路，總口齒艱澀，她就代我說了，她道：「金瓶梅裏寫孟玉樓，行走時香風細細，坐下時流然百媚」。我覺渾然兩字真是好，愛玲說來聽聽，愛玲道：「有人雖遇見怎樣的好東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絲綿蘸着了胭脂，即刻滲開得一塌糊塗」。又問我們兩人在一淘時呢？她道：「你像一隻小鹿在溪裏喫水」。

我問愛玲，她答說還沒有過何種感覺或意態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寫的，惟要存在心裏過一過，總可以說得明白。她是使萬物自語，恰如將軍的戰馬識得吉凶，還有寶刀亦中夜會得自己鳴躍。我說蘇青的臉美，愛玲道：「蘇青的美是一個俊字，有人說她世俗，其實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臉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饅頭，上面點有胭脂」。

愛玲與炎櫻要好，炎櫻這個名字是愛玲給她的，她的本名是 Fatima。她像燦燦燦燦畫裏的天女，古印度的天女是被同時代西方的巴比倫與埃及所照亮，炎櫻亦這樣，是生於現代西洋的，但仍是印度女子，且住在中國的海。她比愛玲

